水上岩头

鲁晓敏

岩头村坐落于浙江省永嘉县，距县城38公里，处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楠溪江中游，因地处芙蓉三岩之首，故名岩头。这个生硬的村名，却因水而变得婉约。一条300米长的月牙形湖泊从村南横切而来，将岩头切成两半。湖称为“丽水”，沿湖而筑的街道也因了湖名称之为“丽水街”。

我走过那么多的江南水乡，岩头之水最让人惦记。这里的水是有形状的，呈现出弧形之美，沿着修长的丽水街缓慢流淌，波澜不惊；这里的水是质感的，阳光透过疏密有致的枝叶缝隙落到水面上，水的褶皱处显现出透明质地，轻盈而恍惚，仿佛被轻风吹皱的丝绸；这里的水是有气韵的，楠溪江的精气容纳在一方小小的湖泊中，它的水流是以小见大，以精见强，它讲究的是小湖小溪的精巧，方寸之间藏着精彩。

岩头村以古代的水利设施闻名于世，岩头人引楠溪江水进入村落，这项庞大而漫长的工程始于宋，于明初竣工。进村的水系建有8个大小涵洞，2个节制闸、5个人工湖池，起着灌溉、生活、防火、水碓、景观、调节空气等多种功能。全村流泉环绕，取水便利，加上依水形成的商业街使得岩头村成为一座漂浮在水上的村落。水成了岩头村的主题，一个丽水湖带出了岩头八景，长堤春晓，丽桥观荷，清沼观鱼，琴屿流莺，笔峰耸翠，水亭秋月，曲流环碧，塔湖印月。

岩头的水和诗情画意是孪生的，沿着丽水湖游走，建筑物高低错落，四处古木参天，交相簇拥，它们与水的距离和高度是不一的，一致的是它们与水的亲密程度，它们的身影在水中复制，建筑物的檐瓦和植被悄然爬上了水面。水面的光影荡漾在建筑物墙面上、门窗的玻璃上，水影也悄然漫延至建筑物上。一来一去，一去一来，岩头，一个硬邦邦的汉语词汇在荡漾中变得疏离。

岩头的生活情节以水为主线，水中的石桥、河埠头、矶埠头、石条、石桩，湖堤上的街屋、美人靠、亭阁，青翠如烟雾一般的杨柳岸，蹲在埠头上洗洗刷刷的女子，倚在美人靠上谈天的村民，熬着中药的草药店，火星四溅的打铁店，堆满了货物的百货店，300多米的丽水街挤着理发店、日用品店、古董店、小吃店、书画店等近百间店面，一溪水展开了岩头的生活细节。岩头村的很多情景是在水上或者是水边发生，那些慕名而来的情人靠在美人靠上，说着天南地北的情话，他们的身影紧紧粘在了水面上，此时的湖水成了油画中化不开的颜料。这些，在这里都是如此地自然和熨贴。

丽水街是古代楠溪江盐客的必经之路，到清末逐渐成为颇具规模的商业街。长街像是折扇，轻轻展开，一溜长长垒砌的石堤，小桥流水人家，雅致的阁楼和水轩，临水的花花草草，整座村落顺水而建，依山而生，景观多变。我们走进了折扇，也就成了唐伯虎、冒辟疆、郑板桥……

街的尽头坐落着一座独立的戏台，戏台并不气派，游人三三两两从一旁走过，没有多少脚步停留下来。戏台背景上书一副对联“丽水廊长景尤美，琴山人杰地更灵”，横批“百花齐放”。这副对联寓意平平，却实实在在地道出了丽水街的丰韵与内涵。戏台上晒满了草药，长长的植物根茎在阳光的强烈照射下，泛着白色的光泽，如同唱戏老生捋起的一把胡须。一只猫趴在戏台底下的柴火堆中，眯着双眼。这个小生灵听惯了唱戏声，以至于假寐都摆出一副优美的姿态。

岩头密布着文昌阁、文峰塔、塔湖庙、进士牌楼、贞洁牌坊、基督堂、水亭祠、乘风亭、接官亭等等从元至清代的古建筑，那些或者重檐攒顶、或者朴素庄重的建筑物处处洋溢着古典幽深之美。大到高挂祠堂上的祖训，小到贴满门柱的对联、厅堂上挂着的祖宗画和水墨画，一切都昭示着岩头的学风渊远、文风斐然。一方狭长的丽水湖不足以容纳下整个古村，但它是古村的灵魂。这样的水乡，应该从唐诗宋词之间漫溢而出，应该从茅盾、沈从文、郁达夫的笔端轻巧流淌，也应该从陈逸飞的画布中延伸，可惜没有。

我只有蹲在岩头一角，看着典雅如流水一般流淌而来。我看到了，水和村庄是情人关系，是相亲相伴的伴侣。整个村落在水流的氤氲中呈现出虚幻的一面，是一幅写意风情画作，作者是水，丽水的水。

香　姐

纪　勤

秋雨绵绵。闲在家中的时候，会想一些人。屋里很静。听雨声在遮阳棚上滴滴答答，想着确是秋天了。这个季节，在故乡，每年有个传统庙会，当地人叫“八月廿六会”。何朝何代传下来的，已无考证。老辈人相信，是镇上周王庙周王爷爷的生日，我奶奶从前就是这样说的。现在称物资交流会。时间定在农历的八月廿五至廿八共四天，廿六是正日。我之所以记得那么清楚，并非对民俗有什么研究，而是因为香姐。

香姐是三伯父的长女，生于旧历戊寅年，新历1938年，属虎，刚好大我一轮，家里叫她鹤香，算是学名。

我们这房人，男孩的学名里都有个排行的“基”字，章基某，外加俗名。女孩没有，随意取。祠堂是重男轻女的源头。香姐虽有学名，我也不晓得她是否上过学。即便上过，顶多是初小吧。

香姐小时候，家里困难。她出生没多久，就遇上分家，各房头自己经营。三伯父身体不好，气闭，在分到的一间店面里，做点南货生意，勉强维持着生计。解放后，公私合营，派去乡村代销店站柜台，每月工资30来块，养一家七八口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母亲说：“有次，他家早上就没米，大大小小呆坐在灶下。”

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用在香姐的身上，一点没错。况且，她又是长女。三伯母羸弱单薄，家中事务，香姐十几岁就挑了一大半担子。我从记事起，就看她每天风风火火、忙进忙出。早起点火，烧好一锅全家喝的稀粥；饭后收拾完碗筷，拎着一大篮子衣服，去李家桥洗；傍晚还得挑水，灌满大水缸，间或还要在园子里种菜，没得一点空。女孩子都有俏的年龄，像朵花，而我的香姐，在我看来，脸庞没有红润过，腰肢没有柔软过，好像从来没有过青春。

其实，那时她也不过20出头。在乡下，却好说人家了。三伯母和热心的妯娌私底下替她访，但总是没什么进展。媒人也来过几个，问了问八字，当面说得好好的，过后便没了音信，因为对家忌讳她出生时辰不好。她是上灯酉时生的，说是出山虎，凶。就这样一年年拖着，弟妹们一个个长大了，香姐真的要老了。熟人打趣她：“鹤香，廿多岁了，还不嫁老公？”

她怼他：“不嫁！”

话虽这么说，哪有女人不嫁的？香姐表面上无所谓，其实心里也着急，不知道自己这生世的姻缘在哪里。

这年“八月廿六会”，城里一个照相的人，租了香姐家的店面，隔成两间，前面照相后面冲洗照片。那几天，镇上的房子旺俏得很，晚了就租不到，有空房的人家能发点财，四天租金够一个月的开销。他是提前预订的。香姐叫他赵荣富，还是曹永富？我一直没弄清，老家土话里，曹也念赵，永也念荣，同一个音。姑且就用赵荣富这个名字吧。这人我见过，但高矮、胖瘦、好看、难看，一点印象都没有。或许他是城里人，我不喜欢，因为城里人老是骂我们是“乡里老槌”；或许他原本就长得没有特点，放在人群中，就像水倒进了水里，没区别。但香姐好像挺喜欢他，忙前忙后地帮他扫地、擦桌子、搬凳子、布置场地，一来二去便熟套了。

赵荣富：“鹤香，过来，我帮你照张相。”

鹤香：“我没钞票。”

赵荣富：“不用钞票。”

于是香姐慢慢站到布景前，布景上画着亭台楼阁，很好看，是她从来没看过的，便忍不住一下一下回头看。

赵荣富：“别紧张，笑一笑！”

香姐咧了咧嘴，腮边两小酒窟，有点难为情，又回头去看布景。

赵荣富：“别动，别动！”话音刚落，把手里握着的小皮球用力一捏，“咔嚓”一声，一个人便被摄去了魂。

照片里的香姐，个子虽矮了点，但五官长得很齐整，高鼻梁，新月眉，尤其是眼睛，乌黑有神，透着一股英气。

隔年，赵荣富来提亲。

庙会爱情，向来是中国传统。《白蛇传》里，白娘娘和许仙就是在西湖人气爆棚的香市上相遇的，和高家镇“八月廿六会”男女相会颇有相似之处。赶会时，镇上人山人海，水泄不通，街道两旁摆满了各式日杂用品、水果特产、地方小吃，桂溪庵一带有杂耍、马戏，周王庙和花厅里有戏班，热闹不亚于西湖香市。香姐和赵荣富的爱，世俗却又是这样的人世的华丽。

三伯母按旧俗，开出了礼单，具体聘金多少？有哪些礼数？我们小孩子并不知道，但赵荣富办不起，他虽是城里人，却家境贫寒，除了那台赚饭吃的照相机，一无所有。他留下一句：“香，我呒能力讨你！”抱愧而去。

香姐的爱，无疾而终。

多年以后，当我读张爱玲的《金锁记》，每每读到曹七巧的女儿长安，与童世舫分手时送他出来的场景便心里酸酸的，觉得香姐好像是又一个长安：“长安觉得……曳着萧条的影子的两个人，没有话——不多的一点回忆，将来是要装在水晶瓶子里双手捧着看的——她的最初也是最后的爱。”

但香姐最终还是嫁了。在28岁那年，嫁给了发电厂一位姓郑的工人。姐夫虽然年纪大了点，却有一份固定的工资和劳保。他脸皮黑黑的，又高又瘦，像电线杆子。我看着他好奇地想，是不是发电厂的人都这样子？结婚之后，香姐就跟去了城里，听说在姐夫的厂里，做家属工。

姐夫对香姐，不能说不好。但心里搁着一个名字：赵荣富，总是块疙瘩。他好酒。每次喝醉了，就要拿这个名字发发酒疯。忘了哪年，也是“八月廿六会”，在岳父家，喝醉了把碗都摔了，对香姐说：“你敢、敢把赵、赵荣富叫、叫来，我喝、喝死他……”弄得一家人都很尴尬。

日子在磕磕碰碰中一天一天过。

后来，有了儿子，有了女儿。

后来，姐夫死在酒里——肝癌，还没退休。

香姐顶了班。

最后一次见到香姐，是她回来接三伯母。那时，三伯父已经过世，她放心不下病怏怏的母亲。眼前的香姐，明显老了，五十来岁的人，头发已经白了一半，黄黑的脸，皱纹在额头上，刻出一道道光阴的车辙。她接走了母亲。从此，一个半老和一个已老的两个女人，相依为命。

几年后，她把母亲送上了山。

后数年，她也走了。

她去了另一个世界。在那里，有两个男人等着她。一个是她爱的，没有娶她；一个是娶她的，她不爱。我不知道，她该如何面对他们？或许，可以请他们回来，赶高家镇上的“八月廿六会”，在周王爷爷的座驾前，化解前世的恩怨，打开彼此的心结。

中秋月圆换了人间

杨起行

今年中秋节临近时，在外地做生意的儿子来电说，中秋节他会带儿子回家。他试探性地征求我的意见。

儿子来电话事出有因。暑假期间，孙子回老家，总是沉迷于“手游”，无心学业，被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，并没收了他的手机。这次他想和父亲一起回来过中秋节，但又担心“爷爷余怒未歇”，会成为“不受欢迎的客人”。

我听完后，哈哈大笑：血浓于水，谁会拒绝孙子上门做“客”呢？八月中秋月儿圆，圆的不仅仅是那轮亮晶晶的月亮，还有千家万户的团聚和血脉相连的亲情。

曾记得，60年前，年仅12岁的我在“国家经济三年困难时期”，以优异成绩考上全县唯一的中学——县中读初一。我每日口粮只有2.5两，往往“寅吃卯粮”。经常断了粮的我被饿得肚皮粘在脊骨上，两眼直冒金星。饿急了，卖掉穿在身上的一件衣服，才勉强吃上了一顿梦寐以求的饱饭。

那年中秋节前夕，我父亲起早摸黑到深山里去掘葛根，滤出了几斤“山粉”，还特地走了10多公里路到学校叫我回家过中秋。当时，我因卖掉家里给我的衣服，怕受到父母责罚，不想随父亲回家。父亲对我说，责罚归责罚，节还是要过的，然后牵着我的手回了家。

啥叫“山粉”？现在很多人可能不甚明白。如今大家青睐的无公害绿色食品“蕨菜”，它的根部非常发达，含着营养不菲的大量淀粉，但要获取这种淀粉得花大力气，并且还需几道复杂的操作工艺，家乡的父老乡亲世代相传称这种活计为“掘乌糯”。“掘乌糯”者必须白天掘出深藏在泥下的根鞭，晚上将这些根鞭放在山坑里用清水洗净后，再用木制的“乌糯槌”锤成浆糊状，再放在筛上过滤，倒入木桶里进行慢慢沉淀。经过12小时的沉淀后，倒光木桶里的水，再刮去木桶里上层呈现出乌黑颜色的“乌粉”，下面层才是“白粉”，这两层“粉”统称为“山粉”。“掘乌糯”者舍不得吃“白粉”留下“乌粉”自己当粮食。把“白粉”拿到市场上兑大米，每斤可以兑到两斤大米，聊补青黄不接的“无米之灾”。

那个中秋节，我吃过父亲千辛万苦掘来的“乌粉”制成的“山粉饼”后，等待父母的责罚。不料平时严厉的父亲，这次却一改以往的粗暴，低沉地对我说：“孩子，我也知道，一天2.5两的口粮定量对于正在发育的你们来说是吃不饱的，却也可以勉强维持生命。但你想过没有，为了那件被你卖掉的衣服，我花去了多少心血和力气。我连续十几次‘天光头’与‘黄昏头’，起早摸黑砍来了十几担柴，卖掉才兑来那件衣服。供你读书不易，你一定要珍惜。”说完上述这些话，父亲拖着疲倦的身躯躺在一把躺椅上。父亲的话句句如针，刺得我无地自容。这时，我借着月光的清辉，看到了父亲用根根瘦骨撑起的伟岸的身姿。

第二天，父亲在我宽松的书包上放进十几个喷香的“乌粉饼”，然后挥了挥手让我赶快回学校上学。一路上我在想，今后一定勒紧裤带向饥饿宣战，用优异的成绩报答父亲对我的养育之恩。

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不料仅一个学期后，积累成疾的父亲不幸早逝。从此我失学回乡，挑起了一家生活的重担。

年年中秋月相似，岁岁中秋人不同。60年，弹指一挥间。每当忆起那个中秋节，我就感慨万千，热泪盈眶。

连续在外地做了15年生意的儿子，尽管要打理生意很忙，但每年的清明节和中秋节他都回家扫坟祭祖，及一年一度与家人团聚。儿子事业初见成效，使我放下了一头心事。如今我所担心的是孙子的学业，思索再三，我决定把藏在心底60年秘而不宣的故事，借这次孙子回乡过节之机讲给他听，借以教育生长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他，要身处福中也知福，努力学习经世致用的本领报效国家，以慰先辈。

孙子说，今年的中秋节，一盘月饼，再加上我讲的那个故事，组成了一桌丰盛的精神盛宴。